

杏林拾穗

幽默小品集

萬國



在美國某婦科醫師的診察室裏，有一位病人因為生過十一個孩子，在向醫師訴苦。那位醫師把她的病情一一記下來之後，覺得她生產過多以致身體虛弱，所以惹起許多病來。他認為她應該節制生育才對。但他不好明說，因為有些女人喜歡兒女，認為多子是一種福氣。他只好旁敲側擊地問她曾經用過節育器沒有。

「啊，用過的，」那位母親很爽直地回答：「不過我現在用不着了，我已結了婚呀。」

× × × ×

法郎士最愛這個笑話：

家庭醫生：彭飛先生，恭喜你。

病人（興奮地）：我的病要好了嗎？

家庭醫生：不是。但你會要因這種新病而死，你死了我們就要拿你的名字來給這種新病命名的。

× × × ×

一位美軍中的精神病醫生，想證實一下一個剛來的新兵是不是精神正常的。他便以懷疑的心情問那新兵：「你的性交生活是怎樣過的呢。」

「啊，」那新兵羞怯地回答說，「我不過是到處去坐坐談談吧了。」

「哼，從來不跟女朋友出去玩嗎？」

「從來不。」

「你難道連想都不想嗎？」

那人帶點不安的神色說：「哎，那當然多少不免有點。」

「那末，你為什麼不呢？」

「我老婆不讓我呀。」

× × × ×

一個美國人去到一位精神病醫生處求診，他向那醫生說他不斷地夢見一些半裸的女子，在他房裡走出走進。

「你是要我給你診好，不再夢見那半裸女子，在你身邊跑過，是不是？」那醫生問。

「不是！不是！」那人叫出來，「我是要你，使她們不再是那樣猛力關門。」

× × × ×

美國紐赫文有位老醫師，在內科方面是非常有名的，所以許多年輕的醫師都來向他請教。

「兩年前我來請教過，你關於一個病人診斷的事，不知道你還記得麼？有一次一個年輕的醫師來對他說：「我依照你的指示處方，把那病人治好了。後來，我又遇到另外一個病人，也有着同樣的病徵，我就用那同一處方來醫治他，可是那病人却不治而死。這到底是什麼原故呢？你能給我說明一下嗎？」

「你使我想起那匹老馬沙利來了，」那老醫師說。

「那是甚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那就是有一次，在暴風雨過後的夜裏，我騎着沙利到鄉下去，走到一個溪上，那橋已被大水沖壞了。沙利站着躊躇不前。我便勒緊韁繩，大聲吼道：「沙利，跳過去呀！」沙利聽了我的命令，就把背凸了起來，蹣身一躍，便跳過去了。過了幾個月之後，我又騎着沙利到了那個橋頭，溪水已退，橋樑也修復了。可是沙利走到那裏，仍然停下腳來，躊躇了一下，便凸起了背，一躍跳過橋去，達到彼岸後再繼續漫步前進。」

老師說完，帶着微笑望着他那個後輩的同行。

「但是這和我問你的事又有什麼關係呢？」那年輕人問。

「我是說」那老醫師回答：「沙利的記憶太好，但是判斷力太差了。」

× × × ×

美國有一位法官生了病，他問醫生：

「大夫，我應該躺向那一邊最好？」

那位解事的醫生隨即回答說：「躺向付你的錢最多的一邊。」

× × × ×

美國有一種百病能醫的成藥，因為吃了能上癮，被政府禁止，有位病人向醫生提出抗議，她說：「那藥並不會上癮的，我知道它不會，因為我每天都要吃它，已經吃了二十五年了。」

× × × ×

馬肯齊爵士是從前一位英國著名的喉科專家。有一天晚上，正是寒風凜冽的冬天，他接到名畫家惠斯勒家中來的一個請求，要他馬上就去看一個急病。他便急忙地馳騁了五哩路，趕到那位藝術家的住所，走進屋去便問病人在那裏，主人領他去看的，却不是人，而是一條法國種的犬。那位醫生忍住了一肚皮的氣，仍然好好為那畜生醫治了。他把出診費提高好幾倍，藉此敲了那畫家一筆竹槓，以平下他心中的怨氣。

三天過之後，惠斯勒接到馬醫生的邀請，說有緊急的事奉商，要他馬上前去一談。惠斯勒聞訊之下，便飛也似的跑到那醫生的家裏去了。

剛等他一踏土階沿，馬肯齊就迎將出來，指着他的大門說：「惠先生，你覺得你要花費好久的工夫，就可以把我這張前門畫好呢？」

× × × ×

美國有一位年輕的醫生，剛結了婚，感到在醫院裏做事薪水太薄，便辭去了那工作，自己掛牌來門診所。他抱着很大的希望，在成家之後，想要立業，可是登門求醫的，却寥若晨星。

有一天晚上，他家裏的電話響了，他聽到非常高興地，趕忙走過去接，等他拿起電話筒一聽，原來不是病家打來的，而是他以前醫院裏的同事。他們想來玩橋牌，四缺一不能成局，所以打電話問他願不願意去參加一個，他想了一會之後，便答應決定去湊一脚。

「那是一個很嚴重的病人嗎？」他的那位新婚夫人，聽說他整個晚上要出去，忍不住這樣問。

「嚴重嗎？我想是很嚴重的，」那位醫生帶着幾分驕傲地回答了。「那兒已經有三位醫生，而他們還說非要等我到場，不能進行呢。」

× × × ×

某貴族請了一位醫生來家治病，他因為想試試那位醫生的本領，所以當來問主人有哪兒不舒服的時候，只回答說：「那就要你自己去診察出來呀。」

那位醫生却並未為之難倒，他很有禮貌對貴族

說：「請稍等一下，我馬上打電話去請我的一位朋友來，是我所知道的能不發一問而診斷出病情來的。」

「他必定是位名醫吧！」主人高興地問。

「是的，是位名獸醫」。

× × × ×

一個內科醫師，一個精神病醫師，在談論到對方行業的優點時。

精神科醫師最好賺啦，病人一上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關起來當瘋子再說，這樣送病人來的家屬也省下不少的麻煩，所以他們倒也很樂意大夫的作法，而且的關就得好幾個月，抓一個來，一天五十元算，生活就好過了，」內科醫師羨慕他說。

精神科醫生聽了，不甘示弱，來一反擊道：「內科大夫又不是一樣，病人一上門，不管四五二十，先打一針再說，什麼祖傳秘方啦，能補心壯體，補精壯陽啦，說穿了不是東抽一點維他命，西抽一點葡萄糖液，湊成一哩大注射筒，還吹說秘方較成藥貴，只取百元而已；樂在心中，苦在病人……」

• 可見百業各有千秋。

× × × ×

一個外科醫師，一個工程師，和一個政客，在談論誰的行業最古。

外科醫師先說：「夏娃是由亞當的肋骨做成的，那確是需要外科醫師的手術才行。」

「也許是的，」那工程師說：「不過在那以前，混沌的乾坤總需要來收拾一下才好，朋友，建設便是我工程師的本分。」

「吓哈」那政客接着說：「你知道那種混沌的狀態。又是誰造成的呢？」

× × × ×

有一個村婦正在實行醫師給她指定的減肥的定食方法。她的一個鄰居有天走進她的屋子，發現她正在大吃，便問道：「你不是照醫師說的，在節制飲食嗎？」

「是呀！」那村婦說：「但是我已經吃過醫師指定的定食了。現在我是在吃我的正餐。」

× × × ×

柯南道爾以著「福爾摩斯偵探案」聞名於全世界，大家只知道他是一個作家，而不知道他原是一個醫生。他在專門從事寫作以前是開業的，但是生意不好，沒有幾個人上門求醫。

有天來了一個男子，進門就咳得很痛苦的樣子。

「那聽來好像是氣管的毛病。」道爾醫生說，就準備要給他醫治。

「一點不錯，」對方回答說。

「不過你用不著擔心，」道爾醫生安慰他說：「只要適當治療一下，不久就可以好的。」

「我希望如此，」那人說：「不過，醫生，我今天不是來求您診病的，我是來收煤氣費的。」

× × × ×

「高明」醫生

有個人滿帶一大堆禮物去拜訪某醫師，一進門大夫看他滿面春風，又携帶禮物來，所以醫生很高興地問道：「你好像是我的病人，你是什麼名字，好久以前來過，病好了吧！」

「不是的！」該人答道：「我不是你的病人。」

「那麼，你要看病嗎？」醫生似有點摸不着來意。

「我的父親是你的病人，前幾天他逝世了，留下一批可觀的遺產，所以我特地來致謝的。」

× × × ×

在米支根的一個農場上，有位農婦生了九個孩子，都是她一手撫養大的。她每天要給他們弄飯吃，還要給農場上的助手們燒飯。要做她本份的一切家事，還要幫助做戶外的雜務。而她生平卻沒有生過病。

最後她的家庭醫生問她有何秘訣，「我常看見許多年輕的女人；他說：「不過才有一兩個小孩，而她們家裏却用着各種各樣的機器來為她們代勞，但她們還是要感到神經衰弱，以及其他種種的痛苦。你的工作如此繁重，從早到晚做個不停，怎樣能够使你神經衰弱呢？」

「醫生，你知道的，」她回答說：「我老是要得到神經衰弱症，好讓我休息一下。但是每次當我快要達到神經衰弱的邊際，又是要替什麼人弄飯的時候了。」

× × × ×

美國在病人寫給男醫生的信，有時候真够奇怪可笑了。下面是幾個實例：

親愛的醫師：

我的六十歲的老父親正在脫牙齒，而我的六歲的小女兒，也脫起牙齒來。她是不是傳染了她祖父的呢？

親愛的醫師：

你指示我丈夫要多出去旅行。我們邊囑在去年已作環球一週的旅行了。今年我們想要換一個地方

去。請你指教還有那一個好的去處？

× × × ×

有位外科病人到某教授處去求醫。

「大夫，我左腳生一個瘤，給西醫醫不好，只好到中醫去敷草藥，現在好像好一點，」病人說。

醫師看他的患處，並沒好，反而病情嚴重起來，曉得此病已拖延過時，無法治療，就問：「那麼為什麼不去郎中處繼續治療，我是西醫啊！」兩週過後，該病人被送入臺大急診處，由於草藥不潔而死於破傷風。

× × × ×

某名婦產科教授，素以幽默著稱。

某堂正教「基礎體溫」B. B. T.，在記錄表格內有 footnote：傷風△，感冒✱，月經×，喝酒√，遲睡□，失眠∅，憤怒☆，性交○等用符號註明備註欄。其用意在使醫師明白病人有關的影響因素。教授一邊放幻燈片，一邊說明曲線所代表的意義，其所映現的例子都有○符號，不管六十歲或七十歲的患者。其中有一張是他自己的 B. B. T. 但備註欄無○的符號，學生都在猶豫的時候，他及時補充說：「我的 footnote 無○記號，因為沒時間」，接着放出某太太的一張同樣片圖，但○記號很多，他又及時補充說：「這張不是我的太太的，否則，我沒有，她怎麼會有？如果是的話，一定有問題，非追究到底不可，」語畢，全班哄然大笑不已。

(上接P.85)

很慢地說些極簡短的話而已，有時候，他竟不能說完一句話，但他自己是極瞭解的，除非他是太疲倦的時候。

雖然許多神經專家們認為 Doniant hemisphere 切除後，其對顏色之感覺及歌唱能力，將會喪失殆盡，但 Coe 在 Color test 中，約百分之九十六是正常的，他也可唱出他所熟習的讚美詩或頌歌。對於一些算術題目，他也能够挑出正確的答案來，在用一隻手操作的工藝，Coe 的工作能力遠比其他一般人作得熟習內行些。由於長期睡躺在病床上，致延遲了他使用右手臂的學習機會，但現在這方面已經進步很多了。

現在 Dr. Smith 相信 Coe's 這種令人滿意的進步現象，就如同一個肺或一隻腎一樣的情形，具有補償另一個所失去的功能作用；這次手術的成果，無疑地，激勵了醫師們以後對成年人作此項手術的信心，Veterans Administration 的醫師們承認 Coe's 的此種驚人恢復，是一種僥倖的事，他們相信半腦切除術是尚有待於將來發展與研究的，因為這種日益擴展腦瘤的病人，其大部份的歸宿，是死亡。